

當醫師流淚時

文 / 黃軒 臺中慈濟醫院呼吸治療科主任、肺癌團隊召集人

■ 感情豐富的黃軒醫師，常在許多活動中表演，樂當傳遞笑聲的人。攝影 / 梁恩馨



從小，我就有個夢，以後我要當個詩人。然而，當我看到醫師可以把一個病人的生命，從糟糕的情況變好，並能健康出院，我覺得能救人真是好神奇，我也想試看看……。

就這樣，踏上了行醫的旅程，選擇了胸腔內科，雖然必須面對許多重症病人，但在病人瞬息萬變的呼吸之間，卻同時感受到生命的珍貴。

前不久，無意間看到電視新聞播出皮膚科醫師翁雯柔因肺癌過世的消息時，心中並沒有太強烈的感觸；因為對我而言，每天都必須和病重病苦的人在一起，幾乎每天都用經過專業訓練過的口氣和方式告知病人——肺癌是第幾期……治療效果如何……儘管過程中，病患、家屬甚至我的專科護理師或學生聽了都流淚，而我卻不會，難道是我鐵石心腸？還是毫無感動嗎？

我不是個不會傷感的人，有時候，我還是會因為病人的情況變糟而感傷。週日放個假，星期一回來，又是要面對許許多多肺癌的病人，有些人不接受治療，有些人的情況走下坡，當然也有人的病被治好，在治療的過程中，每個病人都走入我的生命之中。

其實，我每天悲憫的陪肺癌病患過著每一天，甚至肺癌患者的故事，我也常常會記錄下來。過去，我常常就喜歡寫文章、寫詩，

正好董氏基金會要成立戒菸部落格，就這麼剛好把文章貼上去分享。也許，在白日必須堅強面對著病人的病情與情緒的起伏，當夜深人靜面對自我時，把文章寫在部落格上，也是種情緒的宣洩；一如翁雯柔醫師和媽媽也寫日記，只是我常常是替我的肺癌患者寫回憶錄

陳小姐，四十二歲。第一次來門診看我，是因為肺癌轉移到全身，她有備而來，準備了過去一年在醫學中心的整個治療計畫，和厚厚的病歷影印本，我相信翁雯柔的病歷也是如此。我看了，就問陳小姐：「為甚麼來看我？」她笑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只覺得呼吸不順，我就來了……」專注看著她口紅畫得又亮又紅，還畫上眼影、修眉毛，她大概也發現我在打量她的打扮，她笑說：「病情愈來愈退步，我化妝卻沒有退步……我在做人體試驗的醫師都說腫瘤有縮小，然而我卻不覺得……」我輕拍她肩膀，要她有問題記得隨時來找我，她微笑點頭。

三天後一大早，看到她已列入住院新病患名單，心想：「她這麼快就回來了？這次怎會要住院呢？」那天早上我去看她，她已無法說話了，她握著我雙手勉強著嘴形說出「謝謝！」我和她彼此緊握雙手久久不已。我和她沒說話，見她嘴角依然露出微笑，之後沒再醒過來，直到心跳停止，嘴唇口紅依然鮮紅，我竟看不到亡者發紺的唇色，她真的把自己畫得太漂亮了，不是嗎？只是她在等我到來，才願離開嗎？

每個人，要經歷生老病死，卻不是每人能恬然面對病重和死亡，上人也說過：「心病最難治療。」我曾遇過慈濟的委員來找我，面對我跟她討論任何的肺癌治療計畫，她都搖搖頭，不想接受也不願治療，把心封閉了；但是前一陣子看到同是慈濟人的李國銘



■ 在專業領域，不論是為病患做肋膜腔內視鏡（左圖），或是問診（右圖），黃軒醫師都謹慎認真。攝影／曾秀英



■ 以「醫心」的心情和病患交心，盡全力醫治病患；他也會上廣播電台接受採訪，推廣肺癌防治不遺餘力。攝影 / 曾秀英



師兄，他面對疾病的心是敞開的，雖然主治醫師不是我，但是我都會跟主治的劉建明醫師一起討論，了解他的狀況，看到李師兄，真的會讓我們很感動。

在去年初，我遇到一位十七歲的少年因咳嗽來門診，經過胸部X光一看就知道有嚴重積水，這孩子還跟我要求說：「我能不能考完學測再住院？」我堅持不行，「你一定要接受治療！」孩子焦慮眼神看我，「已準備好幾個月了，不可以放棄……」我深吸一口氣跟孩子說：「來，我們打一個承諾，若下週回來沒好，我們一定來住院。」我伸出小指和他打了勾勾，一週後，孩子回來門診安排住院，在得知惡性腫瘤後他的情況急轉直下，他爸爸知道是癌症後，在病床邊告訴了他，我看到這個年輕男孩在哭泣，哭了一個下午，之後，我都不敢正視他的臉，因為年輕的臉龐，病重的臉色，實在捨不得……

年紀輕輕就因為癌症的嚴重併發症全身感染。當時，我在加

護病房裡，與血液腫瘤科姚朝元醫師站在一起，兩人不發一語，看著他父親冷靜拍著兒子的腳「快起來動啦！快起來啊，起來啊……」三十分鐘裡他不斷重覆一樣的話，我看了除了心酸還是心酸……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向他的學校爭取，發一張畢業證書給這孩子。其實面對每一個肺癌病患，我還是站在希望他們能接受治療的立場，因為疾病都會走向死亡，雖然肺癌是一個棘手的疾病，但是接受治療，就能有更多天活著的希望。因為活著就有希望，不是嗎？

回到翁雯柔醫師和媽媽之間的溫馨互動，我相信身為醫師的翁雯柔得知肺癌轉至腦部後，她了解癌症是不可能輕易消失的；她卻為了安撫媽媽，在做完正子攝影後，對媽媽說：肺癌腫瘤既然可以上去就會自己下來。媽媽相信了！身為醫師的憐憫，使她在病重也不忘要看診，安定媽媽心情，如此令人感悲也感佩呀！

記得當翁醫師往生後，我在電視上看到翁媽媽傾訴了一切，連我這位「肺癌醫師」眼眶也紅了，濕淋淋的淚水在眼眶打滾，只想說：「媽媽，您和柔柔都做得很好。」當第二天上班，又是面對一群病重、病危的肺癌病患。而我也要回到崗位上，落實當初醫師的誓言。在今晚日記寫下：當治療肺癌的醫師為了得肺癌的醫師流淚時，我才知道我和肺癌病患都有著深厚的感情，更感受到同樣身為醫師的悲憫……



■ 面對疾病盡力但謙卑，黃軒彎下腰，伸出雙手，他學會先付出，珍惜當下就是醫師的悲憫。攝影／梁恩馨